



中国文献珍本丛刊

# 明代经济文录三种（一）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 明代经济文录三种影印前言

《明代经济文录三种》包含明代学人所编的三部书，即黄训所编的《皇明名臣经济录》十八卷，有饶天民嘉靖二十八年（一五四九年）序；万表所编的《皇明经济文录》四十一卷，有编者嘉靖三十三年（一五五四年）自序；陈其縠所编的《皇明经济文辑》二十三卷，有编者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年）自序。它们距今都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

这里说的“经济”，是经世济民之意。其包含的范围，从国家的治乱盛衰到民众的布帛菽粟，都在讨论、策划之中。可以这样说，关注“经济”，是中国士人（不论其入仕与否）有忧患意识、有社会责任感和有历史见解的优良传统之一。唐代大诗人杜甫有诗句云：“古来经济才，何事独罕有。”（《上水遣怀》，见《全唐诗》卷二二三）这反映出了诗人对于经世济民之才的慨叹。唐太宗时的名臣魏徵的事迹，成为“贞观之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五代时史家评价他说：“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铮臣之不至者。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奢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智者尽言，国家之利。郑公达节，才周经济。）（《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后论及赞）魏徵被封为郑国公，故称“郑公”。当然，在历史上，像魏徵这样的人，无疑是“经济”之才的突出代表了。唐代还有一位学人赵蕤，曾撰有《长短经》一书。此书又称《长短要术》，或题为《儒门经济长短录》。《长短经》原为十卷，今存九卷六十四篇（作者自序谓十卷六十三篇）。赵蕤在序文中表明撰写此书的意图是：“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俗，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凡厥有位，幸望详焉。”由此可以看出，所谓“作经济之至道”的含义是多么重要。赵蕤终生不仕，但从此书可见其对社会历史前途的热切关注。《长

短经》有《读画斋丛书》本和岳麓书社注译本（一九九九年出版），均可参考。

以上举出唐代的诗人、政治家、文人同「经济」的关系，是为了向读者提供关于所谓「经济」这一含义的久远的历史背景及其深刻底蕴。

《明代经济文录三种》中，以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成书在先，其十八卷以开国、保治、内阁、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列目，即以朝廷、内阁、六部有关之事分类。饶天民为此书作序，阐述其旨趣说：「今之所以知昔，后之所以知今，匪录焉，弗可也。然录以经济，匪是焉，弗录也。盖文不载道者，拟之虚车；其不经济者，同夫画师。月露风云而无益理乱之数，将焉用之！兹录，斯录焉之意也。《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夫文何足以行远？凡所以远其传焉者，亦经济之文之为耳。」这是反复说明「经济之文」的重要。饶序还说，此书的主要选录标准是：「取国初迄正德末，诸名臣所建白著述，凡言而可行，行而可久，及纪实而可鉴戒者，咸编辑成书，故以《经济录》名。」可行，可久，可鉴戒，这是很高的标准了。

万表的《皇明经济文录》稍晚于《皇明名臣经济录》，并对后者多有借鉴和吸收。此书的资料来源有几个方面：一是《皇明名臣经济录》，二是黄训所辑未刊稿《九边十三省考》，三是万表所辑《漕暇录》，四是阮鶚所集《疏义辑略》，五是「复续采群集以益之」。其收录的标准有以下七条：「凡先臣訏谋渊虑，忠言嘉猷，久而无弊者，则录之；达权处变，安危定乱，保扶社稷者，则录之；老成谋识，深达国体，曲当时宜，不愆旧章，则录之；言由深衷，事专毗主，犯颜无讳者，则录之；论事必原始详夫沿革之因，可备徵考者，则录之；议论剴切，深究时弊，有所建明者，则录之；言悉民隐而处置或未一一尽当时，亦录之。」这些标准显然比饶天民所论更为具体，更为明确，更为深刻，已不限于对「经济之文」本身的评价，而且还十分注重这些「文」的社会效果和借鉴价值。同时，此书也指出它所不录的原则是：「若夫繁词、泛论，

不切机宜，或论事琐屑、非关大体、无裨经济者，皆略焉。」（以上均见万表自序）此书「门类」前半部承《皇明名臣经济录》之例而稍作「减併」，后半部则增两直隶、九边十三省，前者侧重朝廷、六部，后者侧重京城、地方。全书原为三十一卷、四十一目，今则标为四十一卷、四十一目，疑系后人所厘改。

上述二书，不仅时间相隔很近，而且编者的思想和体例也大致相仿。

这里所收录的第三部书即陈其慤《皇明经济文辑》，上距黄录、万录约七十年左右，不仅在时间上相距较远，而且在选编的体例上也有所不同，据此可见明代「经济录」一类文献的另一种风格。《皇明经济文辑》卷首有凡例七则，对选编的原则和体例作了说明，反映了辑者在编纂学上有一定的修养。此书内容则分为圣学、储宫、宗藩（卷一），官制（卷二），财计（卷三—卷六），漕輓（卷七），天文（卷八），地理（卷九—卷十），礼制（卷十一—卷十二），乐律（卷十三），兵政（卷十四—卷十五），刑法（卷十六），河渠（卷十七），海防（卷十八），九边（卷十九—卷二十二），四夷（卷二十三）等，其结构的立意，颇近于「正史」的志。陈其慤在序文中开宗明义写道：「夫宇宙有真文章然后有真事业，以真事业为真文章者，远之炳蔚昭宣，垂辉万世，而近亦布帛菽粟，实庇一时。」又说：「太平之胜算，救时之石画，果安在哉？其慤窃有志焉。因取我朝先正文，择其有裨于实用者，汇而读之。大抵本经史而约之以时制，光明正大，博古通今。妄谓事业、文章，无逾此者，日久成帙。」辑者对于事业、文章之关系的认识，或有可议之处，如认为先有「真文章」，后有「真事业」云云，但其对于二者之间可以转换的见解，却是可取的。当然，他对于自己所辑之文的评价，近乎达于极至，不留任何余地，亦为未妥。从这一点来看，其见识似不如万表来得深刻、允当。陈其慤处在明末社会矛盾十分激烈的年代，其关注「太平之胜算，救时之石画」，心志所在而言未中肯，也是可以理解的。

《明代经济文录三种》所收各书的内容、风格大致如此。它们的共同之处，都在于关注经

世济民这个重大主题。当然，有明一代，关注于此的学人还有很多，即以「经济」名书而有所编者，还有李伸编其曾祖父元人李士瞻《经济文集》，冯琦等编《经济类编》，张文炎编《经济文钞》，张链编《经济录》，陈子壮编《昭代经济言》，《经济宏词》等等，同类性质之书另有以「经世」名书者也不少（参阅区志坚文《从明人编著经世文编略探明代经世思想的涵义——兼论近人对经世思想之研究》，载《中国文化研究》一九九九年春之卷）。其中陈子龙等所编《皇明经世文编》是极负盛名的历史文献。《皇明经世文编》（亦称《明经世文编》）是一部有五〇四卷、补遗四卷的巨帙，一般读者难以尽读。清代以来，论者多言明人学风空疏，固不无道理。但事物总是复杂的，有时并非以一言可以蔽之。明人重视「经济」或「经世」之学，是值得肯定的。

《明代经济文录三种》部帙不到百卷，且有不同风格和特点，适于一般读者阅读。至于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世」有了新的特点，「民」有了新的含义，这同明代学人所讨论的经世济民的对象，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其经世济民思想之核心在于求治、求变、求发展、求长治久安，在今天仍有可以借鉴的积极意义；其具体谋划与应变之策，亦并非全无可取之处，今天读来，赋予其新的含义，仍可使人们得到有益的启示。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此次影印出版明代刊本《明代经济文录三种》，使读者既可从认识、研究明代学人关注「经济」之学的主要旨趣、社会意义及其现实价值，又可一睹明代所刻而流传至今的这些善本书的面貌与风采，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二〇〇三年八月于京

# 明代经济文录三种总目录

## 第一册

皇明经济文录

(卷一—卷五)

## 第二册

皇明经济文录

(卷六—卷十)

## 第三册

皇明经济文录

(卷十一—卷十五)

## 第四册

皇明经济文录

(卷十六—卷二十二)

## 第五册

皇明经济文录

(卷二十三—卷二十九)

第六册

皇明经济文录

(卷三十一—卷三十五)

第七册

皇明经济文录

(卷三十六—卷四十一)

第八册

皇明经济文辑

(卷一—卷七)

第九册

皇明经济文辑

(卷八—卷十五)

第十册

皇明经济文辑

(卷十六—卷二十三)

第十一册

皇明名臣经济录  
(卷一—卷九)

第十二册

皇明名臣经济录  
(卷十—卷十八)

皇明經濟文錄序

明倫彙編  
經濟彙編  
文錄典

經濟文錄者錄

國朝經濟之文也初得微刻前武選郎  
中黃君訓所集名臣經濟錄錄其若  
干篇次得前廣西僉事章君檠所藏  
九邊十三省錄錄其若干篇聞此亦  
黃君所集殆未刻之半也并錄往歲  
所輯漕賸錄又若干篇亦已成書近

得大名新刻疏義輯略今督學浙江  
副使阮公鶚所集又錄其若干篇合  
四帙以成復續采群集以益之視初  
稍備矣凡先臣訐謀淵慮忠言嘉猷  
久而無弊者則錄之達權處變安危  
定亂保扶社稷者則錄之老成謀識  
深達

國體曲當時宜不愆舊章則錄之言由

深衷事專毗主犯顏無諱者則錄之  
論事必原始詳夫沿革之因可備徵  
考者則錄之議論剴切深究時弊有  
所建明者則錄之言悉民隱而處置  
或未一一盡當者亦錄之若夫繁詞  
泛論不切機宜或論事瑣屑非關大  
體無裨經濟者皆略焉然此但錄所  
睹記者耳門類則承黃君之舊而少

為減併末增兩直隸九邊十三省類  
分三十有一卷總四十有一名經濟  
文錄云仰惟我

太祖

成祖

神衷睿略屈用群策鑒酌往代審量時  
宜損益就中垂範立法誠萬世不可  
易者也

列聖相承以至

今上勵精求治剔弊抉蠹又特命儒臣纂修

大明會典所以祗重舊章固歷千萬年弗替也夫法者達斯道以康濟乎斯世斯民者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然道於堯舜至矣苟非仁政則澤不下究而經濟之學可少

乎哉士生斯世其致君堯舜之術當  
不外典章以求之爾是故

祖宗之法即堯舜之法也舍

祖宗之法而別求所謂堯舜之法皆妄也

且凡物之製也有體裁焉久而或弊

脩治以存之可也因其弊而去之易

之以美材弗善也為非其體也夫典

章乃

國家之元氣典章具存而

國家之元氣完矣雖

歷代沿革之不同諸臣議論之慇懃惟  
以復其舊而已故茲錄者皆以發明  
夫典章者也或曰有治人無治法此  
抑末耳是不知所謂治人者以其知  
治法也不知治法而謂之治人可乎  
蓋用法以為治猶用規矩以為方圓

若因是而廣之以會夫全體之大適  
夫通變之宜如庖丁之目無全牛而  
天下自無不解之牛矣其於邦家不  
猶視諸掌手表自病歸不敢自逸幸  
覩諸君之成書稍加選畧惟不徇名  
以遺實不後事以先文不重位以輕  
野不持我以求說庶幾有焉然嘗商  
確於前武選郎中王君畿郵尹曾君